

屐处留痕

丁敬走过西泠桥

方 鸣

白云初晴，日光抱暖，玉壶买春，脱帽看诗。我在京城的君宝阁金石艺术馆品茗谈艺，又静静观赏一方清中期篆刻大家丁敬的绿田黄印章，印钮是三螭献瑞的立雕，印文是：“杨柳散和风，青山澹吾虑。”

杨柳风微，我仿佛看到丁敬正倚在杭州西泠桥上的白玉阑干，春水绿波，疾风振林，几声清唳，载歌幽人。

这两句五言诗，取自唐代诗人韦应物的《东郊》。韦应物做过苏州刺史，别名“韦苏州”，写诗被誉为“五言长城”，与刘禹锡和杭州刺史白居易合称“三杰”。

丁敬素来喜欢从唐宋诗中摘句入印，例如唐代张翥的“下调无人睬，高心又被瞋。不知时俗意，教我若为人”；唐代刘长卿的“一生自疏旷”；南宋胡仔的“一钩凉月挂西楼”；南宋汪元量的“一灯夜雨故乡心”。

不过，丁敬似乎更加偏好白居易。翻阅汪启淑编纂的《飞鸿堂印谱》，不经意间便邂逅到他的印文：“花樽飘落酒，风案展开书”，出处是白居易的《寄皇甫七》。

白居易为官杭州期间，共写下了二百多首诗文，如《钱塘湖春行》《忆江南》《春题湖上》《杭州刺史厅壁记》，又有名句“风吹古木晴天雨，月照平沙夏夜霜”“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而且，恰是自《钱塘湖春行》始，西湖才形成了历代文人的醉吟风景，又幻化为古典中华的大美物象。

只是，我暗忖，既然韦应物世称“韦苏州”，白居易或也该有“白杭州”的美名？偶读唐人张籍的《答白杭州郡楼登望画图见寄》，终于印证了我的揣测。

丁敬喜欢白居易的杭州诗文，有一个特别的原因：丁敬是杭州文人，住西湖边，喝西子酒，过西泠桥。

白居易情系西湖，不舍杭州：“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丁敬却可谓一生勾留是此湖了，他在诗里写道：“吾乡山水吾真爱。”他曾刻有一方好印：“两湖三竺万壑千岩”。

一日游

王 炜

南京博物院有个很重要的玉器展，我本来立志要去，甚至扬言爬也要爬过去，以彰显自己有多么爱玉。我的朋友员外听说了一阵心疼，跟我说说亲自开车送你去，路上打尖住店，都由他来安排。员外姓孙，海门士绅，别号流水稻人。我听后老泪纵横，虽说我住灵江边，他住椒江尾，寻常也就是手机里发射几条信息，问候喝了多少、尚能饭否之类，但基友情，深似海，又岂在朝朝暮暮呢。

但磨蹭不但是古代工匠治玉的重要手法，也是我挥不去的优良作风，去年十一月份开始的展览，我一直磨到快要结束这几天下定决心出发。问题是，这几天是春节假期……博物院预约半天都没票，问员外咋整，员外慢悠悠讲，去了再说嘛，实在不行，咱就门口蹭蹭，不进去。我大笑拱手。

城西上高速，倒也不堵，员外开得顺畅，须臾过天台，我说照这样，咱还能赶得上去南京城里吃晚饭咧。话音未落，望见前头一条尾灯长龙……接下去的几个钟头，平均时速四十五，接近于俺的电毛驴。刹车点得小腿肚子打颤，拐进柯岩服务区，一看钟表，接近四个小时。员外打了个哈欠，泪眼婆娑地问，这是哪儿啊？“才到绍兴。”

员外扫了一眼乌泱泱的车和人群，说谁家先去更衣。

我边等边吸烟刷手机，博物院照样没票。现在但凡能被称作景区的全国各地，人潮汹涌，视频里人们的眼神都饱含来都来了的宽容，最后双脚离地被推送到别处。看后颇为惶恐，见员外回来，上前禀告说您请看此状，我已经心生退意，不想继续往前了，咱回去吧。《三大队》电影里张译听到队友们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神悲苦苍凉，但员外只是斜了一眼，淡淡说了句：虽然我大床房都订好了，不过回去也可以嘛。

哈哈，那就回去，于是下高速掉头。我跟员外性子相近，说随波逐流也好，随遇而安也罢，至少得了一个好相处、不强求。所以多年努力下来，终是碌碌无为。

“出来走走就蛮好了，去哪里到哪儿不重要。”员外又说，我点头称善。旅行有时候会把性格里的真实放大，同伴中若有未达目的或者不顺利而抱怨连声的，过程就不舒服，就算抵达也不算成功。

回程倒是顺畅，下高速夜里十一点没到，约了同去人民路一家豆面碎馆子，进门即人间烟火，一桌中年男子围坐，面前酒杯皆空，个个满脸馊沫，胸腔鼓荡说春秋，讲大书，仿佛一群激昂的老牛。

吩咐了豆腐油泡，炊扁食一盘，豆面碎加小肉丸子，切小肠卷炒小豆羹过酒。此时新月在天，穹庐湛蓝，碰杯的时候心里忽而想起南京博物院那些玉，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宵夜吃，站一天累死了。

店主一家四口，儿女双全。爸妈当灶忙，姐姐收银，弟弟跑堂，清清爽爽两个少年，想是把书放回柜台店里帮忙。妈妈唤了一声去念外边桌子收拾，店员应答了一声跑出去，妈妈看着，眼角满是疼爱。

岩”，印中的“三竺”是西湖之西的天竺山的上天竺、中天竺、下天竺三座寺院，而“两湖”则是历史上对外西湖和内西湖的称谓。

丁敬共存诗474首，或许他诗不如印，但是，他的两湖心印却是诗情旖旎：“落月停云思最苦，何归旧话两湖边。小李将军著山色，斜阳村出两湖间。”

从康熙到咸丰的将近二百年间，有八个知名的钱塘印人四处访古，探寻西湖的寺庙、塔幢、墓碣、摩崖、嵌壁文字，又先后在西泠桥上流连。这八个西湖漫士史称“西泠八家”，对清代中晚期的印坛影响巨大，八家之首便是丁敬，其后是黄易、蒋仁、奚冈、陈豫钟、陈鸿寿、赵之琛、钱松。故此，西泠也渐成印学的享用词。

西泠桥畔，陈鸿寿刻过“西泠钓徒”，钱松刻过“小住西湖”，丁敬则刻过“西湖禅和”——却是为大恒和尚所作。

大恒和尚即书画僧释明中，字茨虚，曾作《龙泓小集图》赠丁敬。丁敬说大恒和尚是他的“方外契心之友”，为他还刻过“茨虚中图书”“大恒”“明中大恒”“明中之印”，就连那方最有名的“两湖三竺万壑千岩”，也是丁敬刻赠予大恒和尚。

丁敬曾刻过一方诗印“交游一半在僧中”，原来此诗也是取自白居易的佳句。若说丁敬的交游圈半是三竺的高僧禅师，那么，另一半则是西湖的书画家和篆刻家，丁敬时与那些文人雅士在西泠桥吟风弄月、赋诗会文，往年同在鸾桥上，便倚朱阑柳柳绵。

桥中之士，见有金农。

金农是扬州八怪之首，可他却是杭州人，而且是丁敬的近邻，只是经常往去扬州。清代杭州学者杭世骏说金家距丁家仅“一鸡飞之舍”，金、丁两人算是发小，始交往时丁敬才十二岁，还是追风少年。金农嗜奇好古，收金石文字千卷，丁敬仰慕金农，说他“吟诗鉴古，卓然古人”。

丁敬和金农常常同过西泠桥，又曾相伴

游走南屏山观米芾琴台石刻。金农边走边唱：“君袖石，我抱琴，癖各具癖心同心”；丁敬也是边赏心边行吟：“款漫风前杖，谁知客意闲。蝉声疏树径，湖影夕阳山。”

丁敬和金农都酷爱梅花，也都擅画梅树。丁敬还为自己刻过“梅垞”印，又隐在西泠桥畔的梅苑里吟梅：“似雪寒梅遍涧阿，临流憩石偶婆娑”；“梅花了解相思苦，抱著寒梢不肯开”。

而金农的西泠梅林，繁枝密萼，花光迷离，恍如晓雪之方开。是谁说，梅花开时不开门……金农却偏偏月下开门，还写了两首梅花诗：

砚水生冰墨半干，画梅须画晚来寒。
树无丑态香沾袖，不爱花人莫与看。
老梅愈老愈精神，水店山楼若有人。
清到十分寒满地，始知明月是前身。

金农写《画梅题记》，艳羨丁敬家藏王冕的红梅小立幅乃“元时高流妙笔”。王冕是元代画梅大家，别号梅花屋主，画梅学扬无咎，喜作胭脂梅花，有《梅谱》传世。王冕还始用花乳石治印，锋神浑朴，别饶古韵，又自号煮石山农。

四百年后，丁敬在西泠桥下煮石刻字，其印艺以秦汉为宗，他赞道：“秦印奇古，汉印尔雅，后人不能作，由其神流韵闲，不可捉摸也”；“古印留遗，莫精于汉”；“秦印之结构端严，汉印之朴实浑厚，后人不能拓摹也”。

但是，前人虽崇尚秦汉，却多贬抑六朝唐宋，如明人沈野《印谈》曰：“六朝而降，乃始屈曲盘回如繆篆之状，至宋则古法荡然矣。”惟丁敬不拘前法，又能妙悟六朝唐宋的谛道，他站在西泠桥上，远望离群而去的岭上白云，空碧悠悠，阴阳律动，痕迹俱化，浑穆天成。

康熙五十一年（1712），丁敬写下了一首著名的论印绝句：

古人篆刻思离群，舒卷浑同岭上云。
看到六朝唐宋妙，何曾墨守汉家文。
这首诗，是丁敬《论印绝句十二首》之十

一。此诗缘起清代篆刻家沈心首唱《论印绝句十二首》，之后又历时数十载，由丁敬、厉鹗等十二家西湖文人陆续同题唱和，共隔空吟诵156首论印绝句，终成一场堪比兰亭雅集的西泠印学诗会。乾隆五十七年（1792），吴騫将十三家论印组诗结集《论印绝句》。

岂止是唱诗论印，丁敬早年便开始搜讨钱塘的摩崖石刻、碑额题记等金石文字，集录，论订，编辑，“亲率徒役，伸纸渍墨，轻摹响搨，更欲作考，以征放轶”，十年一览西泠梦，终于刊印出《武林金石志》。

晚年，丁敬又和金农一同为汪启淑校订《飞鸿堂印谱》。在皎洁的连史纸印谱上，落满了西泠的旧时月色。

三百年了，丁敬的绿田黄印章还在默默地散溢着西湖的幽光，那才真正是古雅富丽……明月来时，如瞻岁新。

在丁敬七十年的生命里，一柄刻刀，就是他的时间；一方石印，就是他的记忆；一树梅花，就是他的故情；一泓碧波，就是他的相思水……

而一座湖桥，那座明月白露的西泠桥，对于丁敬来说，就是他的一生。
有谁知，丁敬来来去去走过多少回西泠桥？待人天台路，看余度石桥。蓬蓬迎春，归雁夕阳，风篁成韵，丽宇芳林，碧水丹山映杖藜，夕阳犹在小桥西。

然而，乾隆三十年（1765）的一个日夕时分，当丁敬最后一次踟蹰着走过桥去，竟再没有回转。桥连虹桥，鸿雁不来，暮云合璧，露气沉寒，满堤芳草不成归，斜日画桥烟水冷。
之子远行，暂游万里，山走云奔，少别千年，旧景只余吟色，轻香已散环佩空。门外垂杨岸侧，画桥谁系兰舟？

惟其清冽的西泠风，纷披草树，散乱烟霞，木叶黄落，戚戚多悲，倏忽间，却又把丁敬诗囊里的一纸诗叶吹落天外，最无端处。

据说，那是丁敬的西泠绝笔：
垂杨倾倒草萋萋，遮断蒙苔印屐泥。
野鸟不知人怨听，飞来犹是尽情啼。

艺境



印文
 杨柳散和风
 青山澹吾虑

刻印 丁敬



印文
 两湖三竺
 万壑千岩

刻印 丁敬

学姐

潘育萍

有蓝色的，有紫色的……整个笔记本的页面，仿佛绘制成了一幅精美的油画。油画所表现的是：黄昏时分，有一艘小船，在五彩斑斓的光影中，行驶在静谧的湖上，奋力向前人生行走，风景在前。

读研那些岁月，学校经常举办学生自编自导自演的节目，给满脑书山文海的我们以转移学业压力、释放个人文艺才学火焰。多才多艺的学姐，血液中、骨子里，到处是能歌善舞的细胞，屡屡被师生们推荐参加会演。落落大方的学姐，从不推脱，倾心参与。

记得有一次母校举办“喜迎国庆”会演，学姐身穿红色的民族服装，长长的头发被梳理成无数根小辫子，上半身是红色的束腰绣花上衣，下半身是红色的过膝飘逸长裙且配着半高跟的黑色羊皮长靴，风姿绰约，窈窕秀美。音乐响起，幕布拉开，学姐的身影如清风般在舞台上摇曳，优美的上肢朝着日出的方向随风舒展，或上、或下，或左，或右，或前，或后，灵动的演绎，无声的倾诉，一会儿柔定，一会儿扬升，舞姿轻盈，旋律优美。

语言无法表达的，文字无法到达的，学姐都已通过舞蹈，带着观众在梦境与现实间往返……我在台下静静地凝视，此时此刻的学姐，如同我故乡杭州西湖盛夏绽放的红莲，清新、脱俗、高洁……

学姐是蒙古族人，我是西湖畔汉族人。我们姐妹俩在饮食文化诸方面，确实存在着一些差异。这些差异在学姐那都化作了无限的情感风景，让彼此在祖国锦绣河山登高望远。

学姐每每遇到特别高兴或特别郁闷的事，总会悄悄地邀我，去饭店点菜共餐，言言语谈不平，说人生活未来。饮食上学姐在内蒙古长大，习惯吃羊牛肉，吃面食，喝白酒。我则在杭州长大，习惯吃鱼虾，吃米饭，喝黄酒。每次我和学姐品赏舌尖文化时，学姐总是点鱼虾、点米饭、点黄酒，围绕

心香一瓣

何斯路的晨读课

李俏红

“您好！（微笑，鞠躬）”
“欢迎您！（微笑，鞠躬）”
清晨5时半左右，黎明的第一缕霞光从东方升起，为小村镶上一道橘红色的金边，义乌何斯路村的村民已经不约而同起床，胸前挂着学员证，从各个方向聚集到村小广场，开始一个小时的晨读课。

虽然我早就听说过何斯路村的晨读，但真正参加晨读还是第一次。小村晨读始于2018年，那时村里旅游刚起步，为更好地提升村民素养，村两委决定发起村民晨读。晨读安排在每月农历“二、五、八”集市日清晨，由村两委干部及村中退休教师担任老师，因为授课方式“比较土”，村民很是喜欢。

作为晨读的召集人之一，党员何樟根天不亮就家中出发，穿过紫薇花开的小径，沿着碧波荡漾的志成湖，快步往村广场走去，今天正好轮到 he 主持晨读课。到广场，他看了一下时间，试了试话筒，整了整衣领，看着陆续到来的村民，脸上露出了微笑。

看人基本到齐，何樟根清了清嗓子，上台开始讲课。“我们先读一读村规民约：爱国爱家第一条，我们大家要记牢，国家事事都重要，国泰民安世道好……”琅琅读书声，唤醒了沉睡的乡村。

“接下来，我要表扬一下村里的好人好事。今天要表扬的是一个过去的‘吵架大王’、现在的爱村典范。大家猜猜是谁？”

“学生”们交头接耳，窃窃私语，猜这个，猜那个。“是的，有人猜对了。今天要表扬的是何有清。前几天，村里乐队排练的时候，天突然下起大雨，他冒雨回去，从家里抱来一大堆雨伞给大家用。平时看到地上有积水，怕老人滑倒，就主动清扫，还蒸梨汤给大家吃。这在以前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大家说要不要表扬？”

“要！”大家异口同声说着，并发出了“哈哈哈”的笑声。

何樟根手中没有讲稿，但说起这些来头头是道。他笑着对我说：“或许村民的境界还无法达到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程度，但通过晨读，精神面貌确实发生了实在在的变化。”

晨风习习，炊烟袅袅，晨读的村民个个精神抖擞，这群特殊的学生，年纪大的八九十岁，最小的六七岁，还有一家三代的至亲。

何樟根笑着说：“现在晨读已经发展到近百人了，今天谁起得最早，晨读谁最积极，大家心中都摆着谱儿，暗地里较着劲。清晨放声一念，心里更亮堂了。”

何斯路村原本是一个400多农户的穷山村，经过多年努力，不仅一跃成为闻名浙江省内外的特色生态文化村，而且村民的收入也翻了好几番，成了名副其实的小康村。

“乡村的外在美很容易做到，那么乡村的内在美在哪里呢？就是村民的心灵要美，这样何斯路村才能拧成一股绳，正气满满向前冲。你知道吗？我们村晨读课还上了学习强国平台呢！”说起这些，村妇联主席何丽娟很是自豪。

清晨7时，太阳从山谷喷薄而出，一群白鹭轻盈地从田间飞过。小村的业态开始活跃起来，豆腐坊、鞋坊、咖啡吧、诊所、民宿、农庄、网购平台……我深吸一口气，感觉整个世界都清亮亮的，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等一朵花开

耿艳菊

个人档案里，从小到大，我们总要去填写一项内容，那就是兴趣爱好。

张岱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说的是一个人活着不能没有自己的喜好。从个人的喜好中，可以看出很多东西，性情、脾气、人格、趣味等等。

倘若一个人活着，只是为了应付生活，被生活赶着往前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那是不是太无趣了？或者更直白一点说，活得闷，没意思。

“花不可以无蝶，山不可以无泉，岩不可以无苔，水不可以无藻，乔木不可以无藤萝，人不可以无癖。”这是张潮在《幽梦影》中对癖好、兴趣的阐释。花、山、岩、水、乔木，都是人人所熟悉的。如若一朵花的盛开，没有蝴蝶来赏，那该是多失落、多寂寞！如若一座山没有清泉细流叮咚，那该是多枯燥、多乏味！

袁宏道说得好，余观世上面目可憎之人，皆无癖之人耳。

可知，人，是万万不能没有癖好的。最近遇到一本书《等一朵花开》，作者林帝浣先生在序文中一开头就说这是一本关于生活趣味的书。他这序文写得好，说兴趣爱好有很多，像喝酒、打麻将、逛街、看电影、打游戏之类不费脑子的爱好，只是消遣时间，是苟且生活的一部分。

想想，果真是如此。沉迷于喝酒、游戏之类的爱好，对人生并无裨益。

我们都希望自己活得好，活得有意思，活得诗意洒然。林帝浣先生说，诗意其跟写诗没有什么关系，诗意应该是一种有趣。要让自己成为有趣的人，不费脑子的兴趣爱好并没有挑战到自己的智慧。

他讲一个爱钓鱼的商人朋友，梦想是要钓上一条两斤以上重的石斑鱼。为此，他这个朋友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去研究和尝试，始终没有实现他的梦想。有一次，林帝浣先生和他在珠海的海岛上钓鱼，在大海中一块孤零零的礁石上过夜，鱼依旧没钓到，但是他们看到了少有人能看到的海上日出。而他的这个朋友为了钓到鱼而涉猎的天文地理知识使他成为上知天文气压、下晓地理潮汐的专家，为他打开了另一个世界的入口。

“可以做木工，为了打造一张完美的小凳子，耗上你所有的业余时间；可以去拍昆虫，为了等一只蝉蜕壳，能在森林里蹲上三天。”“可以练书法，为了写好欧阳询，把整个九成宫勾描来写上一万次；可以为了喝到一杯好茶，把整条茶马古道徒步走上一遍。”

像这样的爱好，虽然也是无关紧要的小事，却可以让人成为一个有趣诗意的人。结果其实不是十分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过程中体会的，让我们找到自己。从而，内心丰富，有独处的能力。“不需要刷存在感，不需要呼朋唤友酒肉林。”

最喜欢林帝浣先生的那句话，用很多的耐心和微笑，去等一朵花开放，有着非常重要的人生意义。

每一个兴趣爱好就是一朵花。一朵花的美丽其实不是它绽放的那一刻，而是一粒种子在泥土中缓缓向大地舒展生命，一点点，成长为一株植物的过程。我们用真心呵护，等待花开的时候，已经很美很美。